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海灣戰爭期間伊朗之中立政策

Iran's Neutral Policy during the Gulf War: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Effect

doi:10.30390/ISC.200207_41(4).0004

問題與研究, 41(4), 2002

Issues & Studies, 41(4), 2002

作者/Author：陳文生(Vincent W. S. Chen)

頁數/Page：65-8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207_41(4).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海灣^①戰爭期間伊朗之中立政策

陳文生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之海灣戰爭是冷戰瓦解後第一個區域衝突，一般論者主要將焦點置於伊拉克、美國等國家身上。事實上，伊朗作為海灣區域之兩大強國之一，一旦參戰足堪使海灣戰局產生劇烈變化。惟有關伊朗在海灣戰爭期間之政策思考及轉折，鮮為論者所探討。本文旨在於分析與評估伊朗之中立政策的決策過程、政策成效及其所產生之影響，藉此或可填補海灣戰爭之相關研究的空缺，並可適度掌握伊朗之區域政策，及海灣區域政治運作之特質。本文係以現實主義理論之視角做論述，而研究結果顯示：伊朗之中立政策是一種以國家利益為基本思考的權力平衡政策。

關鍵詞：伊朗、海灣戰爭、中立政策、現實主義、權力平衡

* * *

壹、決策過程、成效分析與影響評估

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之海灣戰爭，在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擊潰伊拉克後宣告落幕。然而，海灣區域大國—伊朗—曾陷入是否支持伊拉克以對付美國的抉擇；倘若伊朗參戰，則今日海灣及中東區域之局勢恐將改觀，而美國在後冷戰之區域衝突中的角色與政策，也可能面臨更嚴酷之挑戰。終究，伊朗對海灣戰爭採取了中立政策，此一政策不僅印證現實主義理論之權力平衡思考的邏輯，也使伊朗進一步改善與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之合作與友好關係。

中立政策是伊朗針對海灣戰爭所採取之最核心的政策。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伊朗放棄中立政策的可能性始終存在。這些可能性包括：伊拉克以在兩伊停火條件上作重大讓步，試圖換取伊朗之支持；美國軍隊進入海灣區域，對抗與伊朗同為穆斯林

註① 海灣，伊朗人稱之為波斯灣 (Persian Gulf)，阿拉伯人稱之為阿拉伯灣 (Arabian Gulf)。為求用語一致，本文將一律稱之為海灣 (the Gulf)。



國家之伊拉克，引發伊朗激進派勢力之力主參戰，以對抗美國；伊拉克於戰爭中將132架飛機停靠伊朗境內，西方國家疑慮兩伊達成合作之協議，以便保留最佳之戰機對付多國部隊；以色列對於伊拉克之飛彈攻擊的挑釁，一旦加以報復，則極可能導致伊朗捲入戰局。

中立政策是伊朗當局所採取之一種權力平衡政策。此一政策之採行，除了使伊朗獲致海灣國家之肯定，進而與此等國家之雙邊關係獲致不小之進展，也提升其在區域安全的角色與地位。

以下本文將分四部分加以論述。第貳部份分析伊朗之中立政策的內涵，及所面臨之考驗；第參部份剖析其中立政策之決策過程；第肆部份評估中立政策之成效及所面臨的困境；第伍部份評估中立政策對伊朗及區域權力平衡所造成之客觀影響。

貳、伊朗中立政策之內涵與考驗

伊朗總統洛夫桑亞尼（Hojatoleslam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於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表示，伊朗將謹守中立之態度。^②依照國際法對中立（neutrality）之定義，是指中立國不可對交戰國進行軍事協助，或提供領土予交戰之任何一方作為軍事之用，但可在公海或在特定情況下穿越交戰封鎖以運送非軍事物資。^③由此，伊朗之宣佈中立，基本上是表明不支持伊拉克，也不參予美國的行動，而且也不提供軍事用途相關之協助給參與作戰的任何國家。除此之外，伊朗外交部亦發表聲明，譴責伊拉克以軍事入侵科威特的行動，呼籲伊拉克無條件撤軍，並強調將遵守聯合國對伊拉克之經濟制裁。

本文對伊朗之中立政策的定義，有以下兩點必須加以說明。首先，本文所指之中立政策，是採取國際法對戰時中立之立場的界定，非指稱伊朗為平時中立國；亦即，本文所指伊朗之中立政策，僅限於其在海灣戰爭中之立場，並不影響伊朗在其他情境採取結盟之政策。其次，本文認為伊朗之中立政策，是一種權力平衡政策；而權力平衡政策有時係追求有利之權力態勢（favorable balance），並不一定只在追求權力之平等分配。^④伊朗之中立政策，係權力平衡政策之一種手段，因此，其用意在於以不支持當事國之任一方，以達成權力平衡政策所試圖製造或維持之有利的態勢。

伊朗之中立政策的內涵，可分成對伊拉克及對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的態度兩方面。首先，在對伊拉克之態度方面。伊朗反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因為伊拉克佔據科威特，將使其大幅改善在海灣之不佳的戰略位置，且坐擁科威特佔全球約10%的石油存量，

註② Bahman Baktiari, "Revolutionary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the Quest for Regional Supremacy,"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 87.

註③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3), p. 102.

註④ 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2), pp. 18~19.



屆時伊拉克將對伊朗造成更大之威脅；特別是，伊朗也反對科威特將位於海灣之布比揚島（Bubiyan island）及瓦赫巴島（Wahba island）租借或甚至割讓給伊拉克，因為這將使伊拉克在海灣取得較佳之戰略位置。因此，伊朗要伊拉克撤軍，而且是「無條件地」撤軍；此所謂無條件之意含，即在於表達伊朗不希望科威特與伊拉克針對此二島達成條件之交換。於是，伊朗在現狀政策^⑤之基礎上，對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之基本立場，是希望在不發生戰爭下，伊拉克無條件撤軍；而且，顧慮伊拉克之坐大，伊朗反對伊拉克之入侵科威特，也未支持其與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的作戰。

其次，在對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的態度方面。若伊拉克不願和平撤軍，伊朗當局傾向於讓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進入海灣，以反制伊拉克在海灣之擴張意圖；但這個前提是：一旦海灣戰爭結束，美國不能長期在海灣駐軍。所以，洛夫桑亞尼總統在海灣戰爭發生後，對於美國在海灣之駐軍，採取低調處理之方式，但強調美國部隊在海灣戰爭結束後，即不可在海灣區域長期駐軍。^⑥

伊朗在海灣戰爭中採取中立政策，但許多內外因素，使其中立政策之推動面臨嚴峻之挑戰與考驗。以下分別敘明。

中立政策的第一個挑戰，為伊拉克藉兩伊停火和談上之重大讓步，試圖換取伊朗之支持。雖然伊朗表明採取中立之原則，但伊拉克利用伊朗內部對伊拉克之不同態度，一再挑戰伊朗所持之中立政策。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伊拉克外長阿齊茲（Tariq Aziz）與伊朗外長瓦歷亞提（Ali Akbar Velayati）於一九九〇年九月九日舉行會談，伊拉克之目的是希望藉其在兩伊停火條件上的讓步，取得伊朗之支持伊拉克的軍事行動，或至少協助伊拉克打破聯合國禁運之封鎖，例如讓伊拉克石油可透過伊朗出口等。

對伊朗而言，兩伊戰爭之破壞及巨額戰爭費用之支出，是促使伊朗經濟惡化的主因。若與伊拉克之和談順利，不僅有助於提昇伊朗之防衛安全，也可節省巨額之防衛支出，而將資源投入於其他建設。因此，伊朗於接受兩伊停火決議後即致力於與伊拉克進行和平會談，但兩伊停火後所進行之談判並不順利。

兩伊停火談判的主要爭執點有四：第一，伊拉克是否接受一九七五年之阿爾及爾條約（Algiers Treaty）所規定之邊界架構。伊拉克於一九八〇年發動兩伊戰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願意遵守此一條約，而兩伊停火後伊拉克仍認為該條約不具效用。第二，撤軍問題。依照聯合國安理會第 598 號決議，^⑦雙方必須撤軍至國際邊界。由於伊拉克在兩伊停火前之戰況居優勢，因此在伊朗於一九八八年七月表達接受兩伊停火協議

註⑤ 伊朗於 1988 年兩伊戰爭後，其區域政策由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謂之突破現狀政策，轉而採取現狀政策，希望維持海灣區域之和平穩定。有關此部份可另參考陳文生，*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海灣政策*，1979~1993（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九十年六月），頁 62~88。

註⑥ Hooshang Amirahmadi, "Iran and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op. cit.*, pp. 94~95;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p. 84~87.

註⑦ UNSC Resolution 598 (1987)- Cease Fire-Iran & Iraq-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50th meeting on 20 July, 1987.



之當時，伊拉克仍佔有約 2,500 平方公里的伊朗領土。^⑧第三，戰俘問題。有關兩伊戰後之戰俘釋放與遣返問題，亦是伊朗所亟待解決之問題。第四，戰爭賠償問題。伊朗認兩伊戰爭之責任在伊拉克，因此一直希望聯合國調查衝突責任，而此正涉及戰爭之賠償責任問題。嚴格講，這四個爭執點的籌碼都在伊拉克這一邊，也因此伊拉克並不急於達成雙方之停火協議。

然而，伊拉克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發動對科威特之攻擊前，開始對伊朗釋出善意。伊拉克總統海珊於一九九〇年四月致函伊朗總統洛夫桑亞尼表達善意，此後兩位領導人互通信函，主要針對兩國之和平會談交換意見，而洛夫桑亞尼一再表達希望伊拉克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第 598 號停火決議之架構，以完成和平談判。^⑨七月三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前一個月，兩伊外長在聯合國秘書長之調停下於日內瓦舉行會談，並提出一份和平協議。

八月十五日，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兩週，伊拉克宣佈接受伊朗有關兩伊停火之絕大多數主張，其中包括接受以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條約所規定之阿拉伯界河的劃分方式，歸還兩伊戰爭中取得的土地，及釋放兩伊戰爭中的所有戰犯。^⑩雙方於八月十七日開始首次之戰俘交換，總數共約 78,000 人，即兩伊各約 39,000 人。^⑪九月九日，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至德黑蘭訪問，將兩伊和談以書面協議之形式呈現，此時伊拉克已自伊朗撤軍，並有超過 10 萬之戰俘返家；伊拉克並提出一份和平條約及一份互不侵犯公約予伊朗，雙方並決定恢復外交關係。^⑫

換言之，除了戰爭賠償外，伊拉克幾乎全盤接受伊朗在兩伊戰爭爆發初期所提出之條件；而伊朗當時所開出之要求，基本上即是要回復到兩伊戰前之狀態。因此，對伊朗而言，依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所承諾之停火條件，就是回復到兩伊戰前之權力平衡狀態，這正符合伊朗於兩伊戰後所追求之現狀政策的原則。

固然，伊拉克在兩伊停火談判上做出重大讓步，但伊朗並未在海灣戰爭中支持伊拉克；伊朗既沒有保證要對多國部隊採取軍事行動，也拒絕協助伊拉克突破經濟封鎖。^⑬大體上，伊朗在禁運期間，只提供一些食物及醫藥等非屬禁運範圍之人道物

註⑧ Scheherazade Daneshkhu, "Ir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areq Y. Ismael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eds., *The Gulf Wa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p. 297.

註⑨ Andrew T. Parasiliti, "Iran and Iraq: Changing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op. cit.*, pp. 229~231.

註⑩ Dilip Hiro, "The Iran-Iraq War,"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op. cit.*, p. 66;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 84.

註⑪ K. L. Afrasiabi,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213; Andrew T. Parasiliti, *op. cit.*, p. 235.

註⑫ Dilip Hiro, *op. cit.*, p. 66.

註⑬ Miron Rezun, *Saddam Hussein's Gulf War-Ambivalent Stakes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2), pp. 101~102.



資至伊拉克。^⑭此符合伊朗之中立政策原則。

中立政策的第二個挑戰，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勢力之進入海灣，引起伊朗內部激進派基於反美而主張支持伊拉克，以進行對美國之聖戰（Jihad）。伊朗於一九七九年革命後，即因美國與前沙王政權之關係等因素而採取仇美態度，並視之為「大撒旦」（Great Satan）；伊朗並號召伊斯蘭國家起而對抗美國帝國主義之侵略。然而此番伊拉克之入侵，引來美國對同為伊斯蘭國家之伊拉克進行攻擊。對此，伊朗內部對於是否該持中立政策，抑或支持伊拉克以對抗美國，有一些爭執。^⑮在洛夫桑亞尼等務實派之堅持下，伊朗雖然對於伊拉克部隊有些同情，但在整個海灣戰爭中仍堅守其中立之立場。

中立政策的第三個考驗，是伊拉克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及二月間將許多飛機降落在伊朗境內之事件。據估計，這些飛機總共約 132 架，價值達 25 億美金，包括運輸機、法國生產之幻象及蘇聯製造之米格機等伊拉克性能最好的飛機。類似的飛機在兩伊戰爭時，伊拉克也曾以同樣之方式停靠至約旦、科威特、阿曼、沙烏地阿拉伯及北葉門等國避難。^⑯西方分析家擔心，伊拉克與伊朗達成協議，以便保留最佳之戰機對付多國部隊；而伊朗表示並無此種協議。^⑰為了表明伊朗之中立態度，伊朗國家安全會議於一月二十七日發表聲明表示，將把這些飛機留置到戰爭結束後。一月二十九日，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表示，伊朗將不讓海灣戰爭之交戰雙方使用伊朗領空。^⑱

第四個可能對伊朗中立政策構成挑戰的議題是以色列之參戰態度。伊朗外長瓦歷亞提曾表示：「如果以色列攻擊任何穆斯林國家……，則伊朗不會採取中立」。^⑲而伊朗諮議會副議長也曾警告說，若以色列參戰，伊朗將會放棄中立而與伊拉克站在同一陣線。^⑳為了激起伊朗放棄中立政策，伊拉克在遭多國部隊攻擊的同時，也不時以飛彈攻擊以色列，試圖挑起以色列之反擊，造成伊朗之參戰。但在美國之約束及要求克制下，以色列未予還擊，這也使伊朗能堅守住其中立之立場。

叁、中立政策之決策過程

針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伊朗決策階層有兩派意見。洛夫桑亞尼為首之務實派主張維持中立；而激進派則主張與伊拉克一起進行所謂的「聖戰」，以對抗美國。

註⑭ Andrew T. Parasiliti, *op. cit.*, p. 238.

註⑮ T. Shireen Hunter, *Iran after Khomeini* (New York: the Centers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2), pp. 128~129; Hooshang Amirahmadi, *op. cit.*, pp. 94~99;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p. 84~86; Nader Entessar, "Realpolitik and Transformation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the 'Iran Syndrome'," in Hamid Zangeneh, ed., *Islam, Iran, and World Stabil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149~151.

註⑯ Miron Rezun, *op. cit.*, pp. 91~93, 101~102; Nader Entessar, *op. cit.*, p. 151.

註⑰ Nader Entessar, *op. cit.*, p. 151.

註⑱ K. L. Afrasiabi, *op. cit.*, p. 216.

註⑲ Andrew T. Parasiliti, *op. cit.*, p. 238.

註⑳ Miron Rezun, *op. cit.*, pp. 91~93.



基本上，務實派比較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做理性思考，而激進派則較側重意識型態之思維，強調伊斯蘭之重要性；洛夫桑亞尼總統後來針對此事回憶時表示，當時主張幫助伊拉克以對抗美國的人士認為，在海灣採取中立態度有違伊朗之革命政策。^②有關伊朗領導階層對於科威特事件之分歧意見，可分成兩個層面加以剖析：一、對伊拉克之態度；二、對美國軍隊之態度。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對伊拉克之態度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六日美國空軍攻擊伊拉克，洛夫桑亞尼總統遭遇國內反對者之壓力；他們希望協助伊拉克此一穆斯林兄弟作戰，以對抗美國及以色列這兩個大撒旦。激進派主張參戰，包括著名之法官哈克哈里（Ayatollah Sadeq Khalkhali）、前內政部長墨塔夏米（Hojatoleslam Ali Akbar Mohtashemi）、諮議會議長卡魯比（Hojatoleslam Mehdi Karrubi）及已逝之宗教領袖柯梅尼的兒子阿姆哈得柯梅尼（Amhad Khomeini）；其中，哈克哈里呼籲兩伊簽訂軍事協定，墨塔夏米則引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Hojatoleslam Sayed Ali Khamenei）所稱，與美國在海灣對立即是「聖戰」之說法，主張保衛穆斯林、伊斯蘭家園及伊斯蘭傳統。^②

然而，洛夫桑亞尼總統為首之務實派則主張採取反對伊拉克的立場。從戰略的角度，伊拉克佔據科威特，將使其大幅改善在海灣之不佳的戰略位置，且坐擁科威特之佔全球約 10% 的石油存量，屆時伊拉克將對伊朗造成更大之威脅；基於此，務實派也反對科威特將位於海灣之布比揚島及瓦赫巴島租借或甚至割讓給伊拉克。

因此，洛夫桑亞尼從海灣戰略之角度，駁斥激進派主張參戰以支持伊拉克的說法。他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指出：「如果伊拉克駐紮在海灣南岸，那將發什麼事？……我們參戰以協助伊拉克留在科威特，……那麼我們與伊拉克的邊界將更逼近荷姆茲海峽（Straits of Hormuz），屆時波斯灣（Persian Gulf）將變成阿拉伯灣（Arabian Gulf）。這種觀點不是自殺嗎？」^③由此，務實派是以伊朗國家利益及權力平衡為思考基礎的。

二、對美國軍隊之態度

就對美國之態度而言，務實派與激進派在言詞上之反美論調較為一致，但對於美國軍隊進入海灣區域之行為則有不同之看法。基本上，激進派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出發，對美國軍隊在海灣之駐軍採取一概反對的立場。特別是在伊拉克宣布將接受伊朗之兩伊停火談判條件後，激進派譴責美國駐軍之火力更加猛烈。前內政部長墨塔夏米呼籲

註② Akbar Hashim Rafsanjani, An Interview with Iranian former President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Hamshahri by Hamshahri (Morning Daily). Entitled "May 23 Is an Evolutionary Trend: It Must Be Guarded," *Hamshahri* (Iran), Jan. 9 & 10, 2000, pp. 14 & 15.

註③ T. Shireen Hunter, *op. cit.*, p. 128; Miron Rezun, *op. cit.*, pp. 101~102; Scheherazade Daneshkhu, *op. cit.*, p. 301.

註④ Scheherazade Daneshkhu, *op. cit.*, pp. 301~302.



要聯合穆斯林，以攻擊試圖在海灣建立永久灘頭堡的猶太復國主義及美國部隊；^{②④} 諮議會議長卡魯比並預測表示，穆斯林國家將會「把美國部隊從沙烏地阿拉伯趕出去」，而諮議會之激進派議員也紛紛批評沙烏地阿拉伯，將非伊斯蘭及反伊斯蘭之力量引入穆罕默德之土地。^{②⑤}

對於美國駐軍問題，務實派不像激進派一樣採取絕對反對的態度；基本上，他們視美國軍隊為權力平衡工具，而採取有條件接受美國軍隊進入海灣之觀點。在戰爭發生之初，務實派之主要立場是希望伊拉克和平而無條件地撤軍；這一方面可使海灣維持安定，符合伊朗在兩伊戰後之務實的區域現狀政策，另一方面可不讓伊拉克在海灣取得優勢之戰略地位，也不致引入美國等國際勢力的介入。因此，海灣戰爭發生後，洛夫桑亞尼一再呼籲伊拉克無條件撤軍。

然而，若伊拉克不願和平撤軍，則務實派傾向於讓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進入海灣，以反制伊拉克在海灣之擴張意圖，及對伊朗所造成之威脅；但他們堅決反對美國在海灣戰爭結束後，仍於海灣長期駐軍。因此，洛夫桑亞尼總統在海灣戰爭發生後，一再強烈譴責伊拉克之入侵，但卻未公開批評美國在海灣之駐軍，而是採取低調處理的方式；他並表示，美國部隊在海灣戰爭結束後，即不可在區域長期駐軍。^{②⑥} 由此，洛夫桑亞尼之政策考慮，較側重於尋求有利於伊朗之權力態勢，而非意識形態上之顧慮。

根據上述，伊朗領導階層內部之反美情緒頗為一致，因此務實及激進兩派俱無支持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加入戰場的立場；兩派之主要的分歧點在於是否應支持伊拉克而加入戰局。雖然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與激進派一樣，對美國之駐軍採強烈而全面之反對態度，但他最後支持洛夫桑亞尼之不參戰態度。他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表示：「你們有權利在這場不必要的戰爭中支持伊拉克，而來滿足你們的企圖嗎？」^{②⑦} 顯然，哈梅內伊的支持，使激進派之主張參戰的聲浪減小，也使洛夫桑亞尼更能堅持中立政策。所以，海灣戰爭期間，雖有許多考驗伊朗中立政策之事件發生，但伊朗終究能謹守其中立的立場。

伊朗針對海灣戰爭採取中立政策，使其在兩伊停火後之現狀政策更加確立與落實，而其對外政策更能以國家利益為基礎而做理性之考慮，逐步擺脫兩伊戰爭時之意識型態導向的政策。然誠如前述，伊朗務實派之中立政策，是在伊拉克不願和平撤軍下，接受美國軍隊進入海灣區域以制衡伊拉克的權宜措施。惟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在海灣之駐軍問題隨之浮現，成為伊朗海灣政策之新課題；這也開啓了伊朗致力於推動以海灣國家為基礎之海灣化區域安全架構，^{②⑧} 藉以反制外力於海灣戰爭後介入海灣之區域安全。

註②④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 87.

註②⑤ Nader Entessar, *op. cit.*, pp. 149~150.

註②⑥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p. 84~87; Hooshang Amirahmadi, *op. cit.*, pp. 94~95.

註②⑦ Scheherazade Daneshkhu, *op. cit.*, p. 301.

註②⑧ 伊朗之推動海灣化區域安全架構，可另陳文生，前揭書，頁 77~82。



肆、中立政策之成效與困境

以下先檢視伊朗之中立政策的成效並加以評估，其次說明該政策之困境所在。

一、中立政策之成效與評估

伊朗於海灣戰爭爆發期間採取中立政策，其基本目標一言以蔽之，是希望海灣區域回復兩伊戰前之權力平衡。具體而言，此一目標包括三項：(一)、伊拉克和平且無條件地自科威特撤軍；(二)、防止美國等外來軍隊於海灣戰爭結束後在海灣長期駐軍；(三)、伊拉克接受伊朗之兩伊停火條件，包括完全自伊朗撤軍、交換戰俘及恪遵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條約；這些停火條件正是伊朗於兩伊停火後未能達成之目標。

上述之第一及第二項目標有關連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伊朗期待衝突之平息，因此希望伊拉克撤軍及反對美國等西方勢力進駐海灣。一方面，伊朗擔心伊拉克佔據科威特成爲事實，對伊朗在海灣之權力態勢及地緣戰略非常不利。另一方面，伊朗也擔心伊拉克之入侵，提供外國勢力進駐的條件；伊朗總統洛夫桑亞尼及外長瓦歷亞提均曾指出，如果伊拉克不和平撤軍，美國就會順理成章地在沙烏地阿拉伯駐軍。^⑳此外，伊朗甚至擔心一旦伊拉克戰敗，美國將在伊拉克扶植親美政權，在海灣與伊朗抗衡，並與海灣合作理事會合組新的安全體系。^㉑因此，不論是美國等國際外來勢力或強敵伊拉克，都是伊朗長期感到威脅的力量，所以伊朗希望伊拉克及美國部隊都撤軍。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即對科威特事件表明態度指出：「伊斯蘭共和國譴責伊拉克軍隊之入侵科威特，也決不寬恕伊拉克在科威特之駐軍，但這種立場並不會背離國家之原則，而去支持美國在海灣的駐軍。」^㉒

基本上，第一及第二項目標有優先次序上之連帶關係，也略有衝突。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伊朗希望在不發生海灣衝突下，伊拉克能無條件撤軍；亦即不希望引發美國等西方部隊與伊拉克在海灣之衝突，也反對伊拉克以撤軍作爲換取租借科威特之海灣島嶼的條件。然若第一項目標無法順利達成，伊朗期待美國爲首之多國部隊進入海灣，將伊拉克擊退以遏止其區域野心及威脅；但這可能導致美國等部隊，在海灣戰爭結束後仍於海灣駐軍，因此接受美國部隊之進入海灣以箝制伊拉克，是伊朗的第二項選擇。

伊朗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即採取中立政策，而其呼籲伊拉克無條件撤軍之做法，並未奏效。於是多國部隊擊敗了伊拉克後，美國部隊仍舊在海灣駐軍；這應該是伊朗始料所及，但卻無能力加以遏止的事實。簡言之，伊朗達成讓伊拉克撤軍，而不致提昇伊拉克在海灣區域之權力平衡優勢的目標，但卻無法防止美國部隊在海灣駐軍。事實上，此兩項目標頗有魚與熊掌無法兼得之窘境。

註⑳ Andrew T. Parasiliti, *op. cit.*, p. 233; Nader Entessar, *op. cit.*, p. 151.

註㉑ Hooshang Amirahmadi, *op. cit.*, p. 98.

註㉒ Echo, "Preserving Principles in Any Condition," *Echo of Islam* (Iran), Serial No. 83 (1991), pp. 16~17.



至於第三項目標，正是伊朗與伊拉克之兩伊戰爭停火談判的主要爭執點，此部分已在本文之第壹部分的前半部加以說明，此處不贅。事實上，第三項目標，可說是伊朗因海灣戰爭而獲得的大禮。

伊朗在海灣戰爭期間，一方面對科威特事件採取中立政策，另一方面將其與伊拉克之停火談判及科威特事件，採取分離處理的方式。伊拉克為防止伊朗阻礙其入侵科威特之目標，甚至希望博取其支持，以對抗西方勢力。因此在其發動入侵科威特之前，即頻頻向伊朗釋出和談之善意，並於入侵科威特兩週後宣布接受伊朗有關兩伊停火之絕大多數主張，包括遵守一九七五年阿爾及爾條約、自伊朗撤軍及釋放戰俘等。這使得伊朗於兩伊停火後所遲遲無法完成之目標，拜海灣戰爭之賜，而能畢其功於一役。

事實上，伊朗在面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雖貫徹了其立中立的立場；但其支持伊拉克，甚至是參予對抗美國之作戰的可能性始終是存在的。特別是一旦以色列加入戰局，伊朗有可能很難堅守中立之態度，則整個區域情勢也將改觀。基本上，伊朗之領導階層中，激進派採取反美之訴求，主張支持伊拉克，以對美國進行「聖戰」。而務實派雖主張維持中立，然針對以色列之可能攻擊伊拉克，連務實派之伊朗外長瓦歷亞提都表示，以色列一旦攻擊任何穆斯林國家，伊朗不會採取中立。^②而倘若伊朗因為以色列而介入科威特戰爭，則美國是否仍會果斷地採取以武力方式對抗此海灣兩大強權？而且，原本支持美國之阿拉伯國家，是否都願意與他們所憎恨的以色列站在同一陣線，而去攻打伊朗及伊拉克這兩個穆斯林兄弟？

基本上，若伊朗參戰，則整個海灣戰爭將陷入極為複雜的情勢。對美國而言，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組成反伊聯盟之支持下，若只對付一個侵略的伊拉克，似顯單純而容易。然而，在伊朗及以色列皆參戰的情況下，相信會有一些阿拉伯國家改變原來之支持態度，甚至導致激進之阿拉伯國家的大團結，以對抗美國及以色列。此外，美國所將面對的是海灣兩大強權之勢力的結合，特別是伊朗在海灣所佔據之優勢戰略地位，將使美國在海灣之海空聯合作戰能力受影響；更且，若兩伊獲得更多阿拉伯國家之支持，則戰爭是否能快速、有效且成功地結束？以及美國之作戰是否能贏得阿拉伯世界及美國國內之認同？這些考慮有可能使美國再次面臨「越戰症候群」，而對武力之使用趨於保守。

二、中立政策之困境

伊朗採取中立政策之困境，主要來自伊拉克以各種方式對伊朗進行拉攏，及伊朗顧慮美國軍隊長期在海灣駐軍之威脅。

就伊拉克方面而言。伊拉克試圖利用伊朗內部之反美立場，採取在兩伊停火條件上讓步的方式，換取伊朗在軍事行動上之協助，及突破聯合國之禁運封鎖。基本上，伊拉克此一做法，曾使得伊朗領導階層對於是否支持伊拉克參戰產生一些爭執。特別是激進派認為伊朗採取中立政策，而不對抗美國之做法，有違革命政策，因此主張與

註^② Andrew T. Parasiliti, *op. cit.*, p. 238.



伊拉克一起進行「聖戰」。甚至，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曾表示，與美國對立即是「聖戰」的說法；此種說辭被激進派加以引用，藉以鼓吹伊朗應該加入戰局之觀點。在海灣戰爭期間，這些意見對伊朗中立政策的挑戰一直存在者，不過，伊朗之務實派基於擔心伊拉克在海灣坐大之權力平衡的考慮，獲致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之支持，以致使伊朗能維持並貫徹其中立政策。

另就美國勢力之進入海灣而言。伊朗之務實派對海灣戰爭事件之態度，主要是基於海灣之權力平衡的考慮，因此不希望伊拉克在海灣擴張勢力範圍，而致對伊朗造成威脅。然而吊詭的是，伊朗在採取中立政策之前提下，既需要美國軍隊之進入海灣，以反制伊拉克之野心；但是，又擔心美國勢力之進駐，將造成伊朗之另一個重大威脅。於是洛夫桑亞尼為首之務實派，對於美國軍隊之進入海灣採取有條件接受之態度；亦即，希望美國部隊對抗伊拉克之兼併科威特，但希望危機結束後，美國即不在海灣長期駐軍。然而，伊朗雖實現了以美國軍隊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之目的，但美國軍隊於戰爭結束後仍持續駐紮海灣，並且與海灣合作理事會^③（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以下簡稱GCC）國家有密集之軍事合作及軍售關係。這些發展成了伊朗中立政策所難以避免的困境，也成為伊朗在海灣實現區域目標的隱憂。

伍、中立政策之影響評估

以下先討論中立政策對伊朗本身之影響，其次論述該政策對區域權力平衡所產生之影響。

一、對伊朗之影響

伊朗於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之海灣戰爭中採取中立政策，對伊朗之影響主要有二，其一為使伊朗與海灣國家之雙邊外交獲得突破性之進展；其二，伊朗提昇其在區域安全上之地位與角色。首先，伊朗進一步化解GCC國家在伊朗革命後及兩伊戰爭期間對伊朗所產生之敵意，並與GCC國家之雙邊關係有大幅的進展。特別是，伊朗原本與GCC國家之關係在兩伊戰後仍受到伊沙之惡劣關係的阻礙，然而科威特事件後，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隨即於一九九一年三月恢復邦交，兩國並對多年懸而未決之伊朗人赴麥加朝聖議題，達成協議。伊沙關係之突破，使得伊朗與GCC國家之關係豁然開朗。

其次，伊朗提昇其在區域地位及在安全上之角色。伊朗在海灣戰爭中之表現，使GCC國家肯定其追求區域安定之用意，而GCC於兩伊戰中所支持之伊拉克成為侵略者，伊朗反成為海灣區域穩定的中流砥柱。因此，GCC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之部長

註③ 海灣合作理事會係於1981年由沙烏地阿拉伯倡導成立，會員國除沙國外，尚包括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曼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共計六國。該組織之規章雖只明列財經、教育、文化、資訊及觀光等方面之合作宗旨，惟該組織實際上亦具有協調國防及外交政策之作用。



會議中承認伊朗在海灣未來之重要角色；六月，沙國外長訪問德黑蘭時，並指稱伊朗應該在海灣未來之安全安排上扮演積極角色；^④事實上，阿曼及阿聯均強力支持將伊朗納入海灣安全安排之中。^⑤而GCC最後於一九九一年底不同意實施由GCC與埃及、敘利亞合組十萬阿拉伯大軍之大馬士革安全架構，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顧慮到伊朗未來之區域安全角色扮演問題。

此外，伊朗在海灣戰爭期間之立場，在國際層次也頗獲致國際之認同，並對其外交產生許多正面之影響。例如，歐洲共同體解除對伊朗之制裁，英國與加拿大皆與伊朗恢復關係，法國也宣佈將重建伊朗受損之哈克島（Kharg Island）之石油轉運站等。^⑥

二、對區域權力平衡之影響

伊朗中立政策之主要影響有二。首先，形成由美國扮演遏阻伊拉克在海灣擴張勢力之角色，也因此加重美國日後在海灣區域之角色與影響力。其次，伊朗不介入伊科衝突事件，使此一衝突維持其為阿拉伯內部衝突的格局，於是伊拉克所鼓吹之泛阿拉伯主義受到嚴重打擊；而且，伊拉克遭多國部隊擊潰後，其在阿拉伯世界之權力地位下降，而埃及與敘利亞之地位則相對提昇，形成中東之新的權力消長。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美國遏阻伊拉克之擴張企圖，並加重在海灣之角色

一九九〇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GCC國家引進美國為首之西方軍隊對抗伊拉克之侵略，使科威特事件形成伊拉克與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的對峙；從結構情勢而言，伊朗於此時扮演第三勢力之角色，其立場將影響當時海灣之權力情勢。

就權力平衡的角度，由於伊拉克之大軍佔領科威特，GCC各國不僅無力招架，且紛紛自危；此一事件一方面宣告GCC防衛體系之失效，另也顯示海灣區域出現了權力失衡的狀況。就海灣內部而言，要制衡伊拉克之力量，唯有在兩伊戰爭中曾與伊拉克勢均力敵之伊朗。然而不論GCC國家是否接受由伊朗扮演此一角色，基本上伊朗於兩伊戰後採取現狀政策下，並無再次與伊拉克進行作戰之意願，而且也預期美國為首之力量將足以對抗伊拉克，因此，伊朗在科威特事件上採取中立政策，而這也導致海灣之權力平衡的維持，勢需仰賴區外強權的力量。

GCC國家引進美國強權以反制伊拉克在海灣之擴張政策，因此在伊朗維持中立的情況下，美國適時扮演遏止伊拉克成為海灣霸權的角色；而美國領導之多國部隊一舉擊潰伊拉克後，其部隊則仍繼續在海灣駐軍，並增加與GCC國家之軍事合作。過去，美國對海灣事務採取間接介入之態度，而隨著海灣戰爭之爆發，美國走至台前，成為海灣之重要行為者，而其在海灣之角色亦隨之加重。從結構特性而言，科威特戰爭造

註④ Bahman Baktiari, *op. cit.*, p. 89.

註⑤ T. Shireen Hunter, *op. cit.*, p. 131.

註⑥ Miron Rezun, *op. cit.*, pp. 101~102.



成美國勢力正式進入海灣，使海灣由兩伊撐起之兩極體系轉變成美國調控之三極體系；而美國之海灣政策成爲影響海灣權力平衡之舉足輕重的因素。

(二) 泛阿拉伯主義受到嚴重打擊，阿拉伯勢力再次重組

科威特事件係伊拉克攻打同爲阿拉伯國家之科威特，此一事件使維繫阿拉伯團結的泛阿拉伯主義遭受嚴重打擊，也使阿拉伯世界再次分裂與重組；而伊朗採取中立之不介入的態度，使此一事件維持其爲阿拉伯國家之內部衝突的屬性，以及親伊拉克與反伊拉克聯盟之對峙格局。伊拉克在兩伊戰後之積極鼓吹泛阿拉伯主義，獲得多數阿拉伯國家之認同與支持。然而伊拉克在逐步邁向阿拉伯領導國地位的同時，卻攻擊同爲阿拉伯國家的科威特，這無疑是對其所推動之泛阿拉伯主義的一大諷刺。而阿拉伯世界因伊拉克之入侵事件，再次分裂爲支持伊拉克與反伊拉克聯盟，這使得兩伊戰後所重構之泛阿拉伯主義遭到嚴重打擊。而且，象徵兩伊戰後之新阿拉伯秩序的「阿拉伯合作理事會」(Arab Cooperation Council, ACC)，也隨伊拉克之入侵事件而消逝。因爲，伊拉克雖仍獲得巴解與約旦之支持，然而 ACC 的另一個要角埃及卻是反伊拉克陣營的急先鋒。

伊拉克遭多國部隊擊潰後，造成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之權力地位的下降，及埃及與敘利亞之地位的提昇。科威特事件，使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之溫和的埃及，與支持伊朗之激進的敘利亞，共同成爲一九九一年三月之大馬士革宣言(Damascus Declaration)架構^⑦的主角。由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證明 GCC 架構之失效，也使 ACC 宣告瓦解，而大馬士革宣言架構之應運而生，且以敘利亞及埃及之部隊爲主力，即意味此兩國之地位在伊科戰後有所提昇。因此，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之權力地位的下降，及埃及與敘利亞之地位的相對提昇，形成海灣戰爭結束後阿拉伯國家勢力消長的一項特色。然而，GCC 國家基於顧慮伊朗之極力反對，及其對埃敘兩國仍不信任，乃於一九九一年底否決埃及與敘利亞之駐軍計劃，於是大馬士革計劃宣告瓦解。因此，伊科衝突後之海灣安全仍需新的安全架構加以維繫。但是在新的安全架構未完成前，美國仍是海灣區域的主要嚇阻力量，而埃及與敘利亞仍有可能扮演區域安全之角色。

陸、結 論

本文之研究結果發現，伊朗在海灣戰爭中所採行之中立政策，相當符合伊朗之國家利益；此政策一方面是其維護國家安全之較佳的政策選擇，另一方面已使其大幅改善與其區域鄰國之關係。其次，就理論之檢證方面而言，本文認爲現實主義理論之一些論點，頗能解釋伊朗及美國對海灣區域所採行之政策，也頗能說明海灣戰爭期間之區域政治的運作特質。

註^⑦ 大馬士革宣言架構之構想是要由 GCC 與埃及、敘利亞，合組一支 10 萬人的阿拉伯和平部隊，並以埃敘之部隊爲主力。



首先，就伊朗中立政策之評估而言。在安全方面，中立政策之採行，產生借力使力之效果，進而遏制伊拉克之勢力的擴張，對伊朗之國家安全有相當正面的效果。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之海灣戰爭期間，伊朗適時採取中立政策，由美國為首之多國部隊與伊拉克對抗，成為美國為首之國際力量與伊拉克之力量相對抗的態勢。如此一來，伊朗一方面可免於捲入這場紛爭之中，並強調其追求區域安全與穩定之立場；而另一方面則可順勢利用國際力量遏制伊拉克在海灣之擴張企圖，達到借力使力之效果。伊朗與伊拉克是海灣兩大強權，它們在海灣之影響力，有競爭關係，也有消長關係；伊拉克對伊朗之制衡力量之強弱，影響伊朗在海灣區域之安全及區域目標之實現。海灣戰爭的結果是，伊拉克之力量遭到大幅削弱，因此對伊朗之安全威脅隨之降低。惟美中不足的是，美國在戰後仍繼續於海灣地區駐軍，構成伊朗之一項隱憂。不過，在海灣戰爭發生之情境下，中立政策恐是利弊權衡下之較佳的選擇，也頗符合伊朗之國家利益。

至於外交方面，伊朗與其海灣阿拉伯鄰國的關係，獲致不小的改善。伊朗於一九八八年七月接受聯合國安理會之兩伊停火決議後，即逐漸採取追求區域穩定及睦鄰之政策，其與海灣鄰國之緊繃關係也有逐漸冰釋的現象。惟伊朗與GCC之領導國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在兩伊戰後仍因一九八七年朝聖事件而處於停滯狀態。然海灣戰爭後，沙國等GCC國家一則肯定伊朗於海灣戰爭期間之採取中立政策，另則體認到伊拉克之潛在威脅，這使得伊朗與此等國家之關係獲致進展。特別是，沙國於海灣戰事落幕後約一個月即與伊朗恢復邦交，並針對伊朗人赴麥加朝聖問題達成共識；而其後不久，GCC之部長會議更史無前例地肯定伊朗未來在海灣區域安全之角色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伊朗之與GCC國家關係的改善，一則植基於伊朗採行中立政策，使GCC國家對其疑慮進一步降低，另則肇因於伊拉克之入侵科威特，使GCC國家對伊拉克之威脅感到不安，而試圖拉攏伊朗，進而對伊拉克產生牽制作用。而就伊朗而言，睦鄰政策本係其於兩伊戰後的區域政策之一，因此與GCC國家之進一步改善關係，正符合其原來之期待。由伊朗與GCC國家之關係的進展，及GCC國家對伊朗未來在區域安全角色上之期待，吾人不難嗅出，伊朗未來與GCC國家在區域安全合作上將有其空間。

其次，就現實主義理論在本文之適用性方面，有三點結論。第一，本文認為伊朗之中立政策是一種權力平衡政策。伊朗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不支持伊拉克，以免區域之權力態勢有利於伊拉克；另一方面，保持中立以便藉美國強權之力量抵制伊拉克之擴張企圖，則伊拉克之力量必定削弱，而伊朗在區域之相對權力自然提升。易言之，伊朗之中立政策，係從國家利益之角度思考，唯恐伊拉克在海灣區域坐大，將危及伊朗之相對權力，因此採取不支持當事國任何一方之方法，以達到權力平衡政策所追求之有利的權力態勢，而非植基於伊斯蘭意識型態及反美情緒。

第二，現實主義之權力平衡理論的論調之一，是要防止體系中產生單一霸權，因此對於可能成為霸權之國家必須加以反制，但戰敗國不宜消滅。凱普蘭（Morton Kaplan）指出，權力平衡體系（即多極體系）之行為規則是要讓戰敗國重回體系，以免因主要



行爲者之降低而造成體系之不穩定；^③換言之，在多極體系中之其他行爲者，只會將破壞平衡之行爲者打敗，而不會將之殲滅。美國在海灣之政策頗能說明此點。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美國軍隊亦立即進駐海灣，其後並在伊拉克不願撤軍下，領導多國部隊擊敗伊拉克，粉碎伊拉克之霸權企圖。而基於權力平衡的思考，美國雖擊敗伊拉克，卻不願將之完全擊潰；這頗符合權力平衡理論中之多極體系下之戰敗國不宜消滅的主張。也因此，伊朗常指責美國不願真正解決「伊拉克」問題，並藉此介入海灣事務。

第三，就海灣戰爭期間之區域情勢而言，也頗能印證現實主義理論所強調之權力政治的作用，及視權力爲處理國際衝突之主要手段的論點。現實主義理論所強調之權力，包括許多內涵，其中尤以軍力爲其最主要的構成部分之一。伊拉克之入侵科威特，係以其強大武力，在轉瞬間即征服科威特。就伊拉克方面而言，權力被其赤裸裸地用來作爲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而就科威特方面而言，此一經驗顯示，沒有足夠的權力將無法保障國家之生存與安全。最後，美國強權爲首之多國部隊，以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將伊拉克部隊擊潰而迫使其撤出科威特，方結束這場衝突。就此而言，權力政治之特質展露無遺。而海灣區域歷經戰爭衝突之威脅，也導致區域各國紛紛致力於軍事建置、提昇軍事力量，以追求國家安全之目標。

* * *

(收件：90年9月10日，修正：90年10月23日，再修正：91年5月17日，接受：91年7月20日)

註^③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7), pp. 22~24, 27.



Iran's Neutral Policy during the Gulf War: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Effect

Vincent W. S. Chen

Abstract

The Gulf War (1990-91) was the first reg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As one of the two big powers in the Gulf region, Iran could have changed the war situation drastically if it had entered the war.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looked into Iran's attitudes toward the war.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valuate the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effect of Iran's policy of neutrality, thereby addressing this research vacuum and researching the essence of Gulf reg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holds a realist view and concludes that Iran's neutral policy was a balance-of-power policy based on its national interests.

Keywords: Iran; Gulf War; neutral policy; realism; balance of power



參考文獻

- 陳文生(2001),《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海灣政策,1979-1993》,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Afrasiabi, K. L. (1994), *After Khomeini: New Directions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Amirahmadi, Hooshang (1993), "Iran and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94-12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Baktiari, Bahman (1993), "Revolutionary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the Quest for Regional Supremacy,"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69-9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Claude, Inis L., Jr. (196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Daneshkhu, Scheherazade (1994), "Ira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areq Y. Ismael and Jacqueline S. Ismael, (eds.), *The Gulf Wa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Dilip Hiro (1993), "The Iran-Iraq War,"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42-68,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Echo (1991), "Preserving Principles in Any Condition," *Echo of Islam* (Iran), Serial No. 83, 16-17.
- Entessar, Nader (1994), "Realpolitik and Transformation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the 'Iran Syndrome'," in Hamid Zangeneh, (ed.), *Islam, Iran, and World Stability*, 149-15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olsti, K. J. (1983),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Hunter, T. Shireen (1992), *Iran after Khomeini*, New York: The Centers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orton, A. Kaplan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Parasiliti, Andrew T. (1993), "Iran and Iraq: Changing Rel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ooshang Amirahmadi and Nader Entessar, (eds.), *Iran and the Arab World*, 217-24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Rafsanjani, Akbar Hashim (2000), "May 23 Is an Evolutionary Trend: It Must Be Guarded," An Interview with Iranian former President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Hamshahri* (Iran), Jan. 9 & 10, 2000, 14 & 15.



Rezun, Miron (1992), *Saddam Hussein's Gulf War: Ambivalent Stakes in the Middle East*,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UNSC (1987), Resolution 598 - Cease Fire-Iran & Iraq -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750th meeting on 20 July, 1987.

